



八 瘋

瘋人

原癩	一
上帝	三
我的朋友	五
稻草人	八
睡中行走的人	九
聰明的狗	一〇
兩位隱者	一一
施與受	一三
七個化身	一四
戰爭	一七
狐	一九

聰明的王	二〇
望高心	二二
新的快樂	二四
另一種方言	二五
石榴	二八
兩隻籠	三〇
三個螞蟻	三一
掘坟墓者	三三
在殿階前	三四
有福之城	三五
善神與惡神	三八
失敗	三九

黑夜與瘋人	四一
面臉	四四
更大的海	四五
釘死在十字架上	四八
天文學家	五〇
極大的心願	五一
一片草說	五三
眼睛	五四
兩位學者	五五
我憂愁的生日	五六
我的喜樂的生日	五八
完備的世界	六〇



3 2173 9876 1

瘋
人

劉廷芳譯

風滿樓叢書之一

原瘋

你問我如何瘋了？聽我詳細說來：有一天，遠在諸神誕生之先，我從沉睡中醒來。忽然發現，我所有寶貝的面具——就是我隨心如願所製成的，就是七個化身所戴的七個面具，都不見了。我飛奔到街道上，裸露着臉，瞎闖，我真急了，我叫：『捉賊！捉賊！幫我捉那可恨的賊！』街上行人，男的女的，譏笑我，怕我，有的避到屋子裏去。

我跑到市場，一個年輕人站在屋頂上望着我，他嚷：『瘋人來了！』一個瘋人！『一個人瘋了！』聽見他喊，我仰頭起來看，太陽就吻了我不戴面具的臉。這是第一次，太陽第一次吻過我裸露的臉，我的靈魂就愛上了——像火燒似的愛太陽，從此我不再愛我的假面具了。心情恍恍惚惚還在出神，我大聲的說：『好人啊，好人！偷我面具的真是好人，他該得福，他合當得福。』從那

時起，我便瘋了。

在瘋狂中，我尋得自由與安逸——孤單寂寞的自在，無人了解的安逸。因為那些自稱了解我們的人，總少不了征服奴役我們的神氣。

可是我也並不敢怎樣爲目前的安逸驕傲。就說那些竊賊罷，牢獄裏竊賊跟竊賊在一塊，亦沒有什麼不穩逸。

上帝

在上古的時光，當我的雙唇初次顫動發言時，我登聖山和上帝談話，我說：「主啊！我做你的奴才，你與祕的旨意，是我的法律，我要永遠服從。」上帝聽了，不答一辭，如同一陣大風，匆匆去了。

過了一千年，我再上聖山，又向上帝談話。我說：「造物之主啊！我是你的造物。用泥土你把我造成，我一切所有，都承蒙你的恩賜。」上帝聽了，不答一辭，如同千隻飛翼，疾掠而過。

又過了一千年，我爬上聖山，再和上帝談話。我說：「父啊！我是你的兒子。你從憐憫與疼愛中生我，我要從敬愛與崇拜中承受你的國。」上帝聽了，不答一辭，如同罩着遠山的細霧，冉冉隱滅。

又過了一千年，我再爬上聖山，又對上帝談話。我說：「我的上帝！你是我

的目標，我的歸宿。我是你的昨日，你是我的明朝。我是你在地之根，你是我在天之花，我與你同在日光的面前生長。」于是乎上帝屈就我，向我耳中輕輕地說甜蜜的話。他把我包容在他的懷中，如同大海包容了向着他奔流的溪水。我下山入谷，回到平原，上帝也在那裏，與我同在。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我的容貌並不是我，我的容貌，不過是我所穿的一件外衣！
——一件辛苦織成的外衣，助我躲避你的質問，使你免受我的藐視。

朋友啊！我內裏的「我」，住在靜默的宅中。他將永遠住在那裏，永不能見，永不能接近。我不願意你信我所說的話，也不信託我所行的事。因為我的話語不過是你自己的思想的發聲，我的行為不過是你自己的希望的實現。

你說：「風向東吹。」我答：「不錯，風是向東吹。」我這樣說，因為我不要你知道我的心。我的心不在向東吹的風，我的心在大海之濱。你不能了解我航海的心懷。我也不願意你了解他。因為我願意在海上隻身孤行。

我的朋友，你的白晝，是我的黑夜。我却在黑夜中與你談山半豔舞的午光，和潛行幽谷的紫霞。因為你聽不見我黑暗中的樂歌，也看不見我遨翔的

雙翼撞天半的繁星。我爲了你聽不見，看不見，我心中怡然。因爲我願意與黑夜隻身同居。

當你上昇入天堂時，我入地獄。正在那時，你從無橋可渡的深淵對岸呼召我說：「我的良朋！我的同志！」我也答應說：「我的良朋！我的同志！」因爲我不要你看見我的地獄。地獄中的火燄，能燒盲你的眼睛。地獄中火烟，將塞絕你的鼻孔。我太愛我的地獄，我不願意你看見。我願意在地獄中隻身長留。你愛真，美，與公義。爲了你，我也說，「愛真，美，與公義是好事。」我也是這麼說，我心中却譏笑你的愛。然而我又不要你看見我的笑。我要隻身獨笑。我的朋友，你又好，又謹慎，又聰明。總而言之，你是完備。我呢？與你說話也得聰明，也謹慎。其實我是瘋的。然而我用面具把我的瘋狂罩住。我願意隻身獨瘋。

我的朋友，你不是我的朋友。然而，我如何能使你明白，我的路程，不是你

的路程。然而我倆却同行，牽着雙手同行。

稻草人

有一次，在田間，對一個稻草人，我說：「你豈不是十分厭倦，這樣長久的站着，在寂寞的田中。」他說：「嚇人是一種很深的興趣，並且是一種永久的趣事，我何能厭倦？」我想一想，我說：「不錯，我——我也嘗過這般滋味。他又說：這般滋味，祇有裝滿稻草的心頭，纔能領會。我于是乎別了他，但我心中十分懷疑：到底他所說的話，是恭維我呢？是看輕我呢？」

.....

一年過去了，這一年中，稻草人變成一個哲學家。我再到田間，經過他的身旁，我看見一對烏鴉，在他的帽底下築巢居住。

睡中行走的人

在故鄉，有一個婦人，與他的女兒，她倆，在睡中能走路。有一夜，當世界在寂靜中捲緊，母女二人睡中出行，相逢在細霧罩着的園中。母親說：「找着了，到底找着了，我的冤家！是你！——毀壞了我的青春；是你！——在我的荒蕪上建築你簇新的生活。你該殺千刀！」女兒說：「你這個老醜，專顧自己！你夾在中間，我永不自由！我的青春那能作你凋零生活的回音？快向墳裏滾罷！」

正在這個時候，雄雞啼了。她倆醒過來。母親柔聲的說道：「是你嗎，寶貝？」女兒嬌滴滴的回答：「是我，媽媽。」

聰明的狗

有一天，一隻聰明的狗過一羣貓的身旁，他走近時，看見這羣貓全不理會他，他於是站定了。這羣貓中一位莊嚴的站起來說：「弟兄們，祈禱罷！你若求了又求，毫不疑心，一定有求必應，天將雨風了！」

聰明的狗聽了，心中冷笑，轉身便走，搖搖頭說：「咳！這些盲笨的東西！用信心去祈禱，有求必應，這點小道理，經裏沒有說麼？我們的祖宗沒有說麼？難道我不知道麼？不過，天那能雨風？天要雨，便雨那好滋味的肉骨頭。」

兩位隱者

在一個孤寂的山中，有兩位隱者，他們敬拜上帝，也彼此相愛。他倆共有一個泥鍋，這是他倆唯一的所有物。

有一天，一個惡鬼進了那位年長的隱者的心中。他來見年輕的那位隱者。他說：「我倆同居已久，現在可以分離了，我們把我倆的財產分析了罷。」

那年輕的隱者聽了心中十分憂愁，他說：「長兄，你說起離別，便使我傷心，倘若一定免不了，那也沒法。」他於是乎把泥鍋取來，交給他。說：「長兄，這個泥鍋，是不能分做兩份的，你拿去罷。」年長的隱者說：「我不是受人佈施者。不是我名分所當有的，我決不要。我的名分祇有半泥鍋，我主張這泥鍋非分做兩半不行。」

年輕的隱者說：「這個泥鍋若破做兩半，於我何用？你若贊成，我倆用拈

鬪的方法取決罷。」年長的隱者說：「我所要求的是公道，與個人各份中當有的權利。非我所有的，我決不要。拈鬪的方法，是憑着機遇的。我不願意把公道與權利，交給虛空的機遇手中，由他決定。這個泥鍋，必得分做兩半。」於是乎這個年輕的隱者，知道不能與他再理論了。他說：「倘若你必要這樣辦，祇得依你，我們把泥鍋破做兩半罷。」

那年長的隱者，忽變了臉色，大聲的說：「啊！你這該死的懦夫，你怎麼不說打呢？」

施與受

從前有一個人很富，他有許多的針，他的針多得滿了一個山谷。有一天，救主耶穌的母親去見這多針的富翁，說：「朋友，我的兒子的外衣破了。他要上聖殿去，我必得把他的外衣補好了，他纔能去。你也肯布施我一條針因為我無針不能補衣。」

這位多針的富翁，一條針也不肯給。他却給耶穌的母親一番很高深淵博的教訓。論到「施與受」的哲理。也叫她把這一篇「施與受」的哲理帶回去，趁耶穌未上聖殿去以前講給他聽。

七個化身

在夜闌人靜，我半醒半睡的時候，我七個化身開會低聲聚談說：

第一個化身：在這瘋人身上我已寄居這許多年，白晝爲他重溫痛苦，黑夜爲他再造憂愁，此外毫無工作，我忍不住了，我要革命了。

第二個化身：你的命運比我好得多，我的命是做他的快活化身，我爲他的笑而笑，我爲他的樂而歌，我爲他的光明快樂的思想而竭力舞蹈。我的生活真是無聊，我真當革命了。

第三個化身：我怎麼樣呢？我是他的戀愛的化身，我做他奇幻的戀念，及烈火般的狂慾！我這想思病的化身，真是應當叛逆這瘋人。

第四個化身：我是你們當中最痛苦的，因爲什麼都不給我，給我的都是討厭的仇恨，及含破壞性的恨惡。我，狂風暴浪的我，在地獄黑穴中生的，應當

反對伺候這瘋人啊！

第五化身：否！否！應當叛逆的是我，我這思想的化身，時常作的幻化身，飢而且渴的化身，我是受罰作永無安息的追尋，求那未知的事，及未曾造就的物，是我，不是你，應當反抗。

第六化身：還有我，做工的我，可憐的勞動者，用忍耐的手，渴望的眼睛，把日打成形，並且使無形狀的要素得新鮮永久的式樣，——這是我，出獨的我，應當反抗這永無休息的瘋人。

第七化身：真是奇怪極了，你們大衆都要反抗這瘋人，你們每人都有已經固定的命運，還要反抗做什麼啊！我真巴不得像你們一樣，有一個已定的命運！但是我沒有，我是一個毫無工作的化身，我整天啞人般坐着。無時，無處，樣樣皆空，你們呢，都忙着，再造新生活，鄰居啊！你想一想，是我，還是你應當起叛逆？

第七化身說完了，其餘的六個化身看着他，都可憐他，但不做聲；黑夜漸漸深了！衆化身一個一個先後的都去睡了，新的，快樂的，屈服來包圍他們，使他們平安休息。

祇有那第七個化身依舊靜守着，注視着虛無，虛無，就是一切萬物之背後。

戰爭

一天晚上，宮裏有宴會。有人進宮俯伏在王前，惹得衆客都注目。看見他一隻眼睛被剜去，眼眶中血液還未流乾。王問他：「什麼事？」那人答：「王啊！我的職業是竊賊。今晚因爲月明，我去偷錢莊。我是從窗裏進去的。不幸錯了，誤入一個織布舖。在黑暗中觸了織布機。機軸插入我眼睛，把我的右眼剜出來了。王啊！我求你刑罰那織布舖的主人，以伸我的冤。」

王於是乎遣使召織布者入宮。判決他有罪。定刑爲剜去一隻眼睛。將要行刑了。

織布者說：「王啊！你的判決，固然而公允的。竊賊來偷我的東西，暗中碰壞了一隻眼睛，固然是應當剜去我的眼睛一隻去賠他。但是，可惜！我是織布的，必須有兩隻眼睛，纔能看布機的兩端。剜去了一隻，是不行的。我有一個

鄰居，他是一個製鞋的，他的行業，用不着兩隻眼睛。」

王於是乎把那做鞋的召來。他來了。王吩咐人把這做鞋的人的眼睛，剜去了一隻。

滿朝的人翕服，因為這樣辦，公理顯全了。

狐

一隻狐在太陽東升的時候，看見他自己的影，他對自己說：「今天午飯，非有一隻駱駝吃不可。」

那一天上午，他到處去尋找駱駝，到了日中，他又看見自己的影，他就說：「不要緊，得一隻小鼠做午餐也可以了。」

聰明的王

從前遠方有一座城，名叫韋拉尼。治城之王，不但有權，並且很是聰明。他的子民因為他的威權，敬畏他，因為他的聰明，愛戴他。

在那座城的中心點，有一口井。井水清涼晶潔。全城的人，都飲這井中的水，王和朝中大臣，也飲這水，因為此外，沒有別的井。

有一天晚上，全城都在深睡之中。有一個巫女進城來，把一種奇水滴入井中，共滴了七滴。她說：「從今以後，誰飲此水，便要瘋了。」

第二天，全城的人，除了王和丞相以外，都照常飲這城中的水。果然照着那巫女所說，都瘋顛了。

那一天，全城的人，在大街小巷中，不做別事，單彼此低聲的傳述，說：「我們的王與他的丞相，已經失了理論的能力，已經瘋了。我們決不可被瘋顛者

所治。我們必得起革命，把這顛的王趕了。」

當日黃昏，王吩咐人拿他的金杯到那井中掬一滿盃的水來。他盪量的飲這水，並且叫他的丞相也飲這水。

次日韋拉尼城中，萬衆臙歎，因為人民說他們的王與丞相，不瘋顛了。

望高心

在飯店門前，三人相會。一位是紡織者，一位是木匠，一位是耕田者。

紡織者說：「我今日賣了一件外衣，換得二兩黃金，來！與我同喝一個

醉！

木匠說：「我今朝賣了一具最好的棺材，來！讓我買最好的燒肉下

酒。」

耕田者說：「我呢？今天不過爲人掘了一個新坟，不算什麼。然而願主加倍的給我工價。來！讓我買蜜糕大家吃一頓飽！」

於是乎那一天晚上，飯店中忙極！因爲這三位行客沽酒，買肉，又添蜜糕。他們既醉，又飽，樂極了！

飯店主人看看他的客人揮金如土，擦掌稱快，和他的老婆相顧而笑。

客人行時，月已中天。他們沿途高歌，吶喊……

主人與女主人站在飯店門口，看他們慢慢的遠去。

女主人說：「啊！這幾位，他們何等快樂，何等豪爽！倘若他們能天天如此爲我們造發財的運，便好了。那末，我們的小兒將來不必做飯店主人，像我們這樣勞苦。我們可以給他相當的教育機會，他將來可以做一個教士了。」

新的快樂

昨夜我發明了一種新的快樂。我正在試用這新的快樂，一個天使，趕到我家的門口，一個惡鬼，也趕到我家的門口。他們倆在我家的門口，彼此大門。寫的是我新發明的快樂。

天使說：「這新發明的快樂是一種罪惡！」

惡鬼說：「這新發明的快樂是一種德行！」

另一種方言

我生了第三天，睡在錦搖籃中，週圍四顧，看我所入的新世界，心中十分懊喪！我的母親正與我的乳母談話，我母親問她說：「我的小孩怎麼樣？」乳母說：「太太，他發長得很好！我已經餵了他三次，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小孩如此幼稚，如此快樂。」

我聽見這些話，心中十分忿怒，我便嚷說：「母親啊！她的話是假的，我的床是硬，我所吸的奶是到口便苦，乳母的雙乳與胸的氣味，到鼻使人作嘔，實際上我是苦得很！」

但是我母親不懂我的話，那乳母也不懂，因為我所說的話是我來的那個世界的方言。

我生第二十天，照例有教中牧師來爲我行洗禮，爲我命名，他對我母

親說：「你應當快活，太太，爲你的兒子生來便是基督徒」。我聽了他的話奇
怪得很，我便對牧師說：「照樣講來，你的母親今在天上應當不快活了，因爲
你生來便不像一個基督徒。」但是牧師不懂我這番話。

月圓了七次以後，有一個占卜者，看見我，他告訴我母親說：「你這兒子
將來要成爲一個大政治家，爲人羣一個大領袖。」但是我大聲的說：「這是
一個假的預言家，因爲我將來要成一個音樂家，除了音樂家以外，什麼我都
不願意做。」

但是雖然到了這個時候，我的話語，還沒有人能聽得懂——我心中覺得
奇怪極了。

過了三十又三年，在這時期中我的母親，乳母，和牧師都死了，——願神蔭
庇他們的靈。——惟有那預言家還在。昨天在殿旁，遇見他，我倆接談時，他說：
「我一向知道你會成功一個大音樂家，在你嬰孩時期，我便預知了，並預言

你的前途，我聽了，我信他的話。因爲——現在連我自己也忘記了那另一個世界的方言。

石榴

從前我住在石榴的心中。我聽見一粒石榴子說：「有一天，我將長成一顆樹，那時，風要在我的枝頭唱歌，日光要在我的葉上舞蹈，到那時，我將經過四季八節，無時不強，無時不美。」

又一粒子也開口說話了。他說：「我年輕時，我也曾主張過這種意見；但是現在，我對於一切人情世故，知道一點明白輕重了，我明白我一切希望都是虛空的。」

第三粒子也說：「照我看來，我們本身並無這樣大希望的可能。」

第四粒子說：「倘若我們沒有比現在更遠大的前途，我們的生活，還成什麼生活呢？」

第五粒子說：「爲什麼要爲我們的將來爭論？我們連現在是什麼，也未

了解呢！

第六粒子說：「我們現在是什麼，以後繼續也是什麼。」

第七粒子說：「我對於將來心中十分明白，但是說不出來，不知道如何說法。」

第八粒子於是乎開口說了！第九粒也說！第十粒也說！於是乎有好多粒也說！後來大家都說了；我便什麼都聽不出來了，因為聲音多，太亂了。

爲這個緣故，我當日便遷居了，遷到木瓜中去住，那裏子少，差不多都不說話的，靜得多了。

兩隻籠

在我父親的園中，有兩隻籠。第一隻籠中養着一隻獅子。是我父親的家。奴從泥泥微的沙漠中帶回家的，第二隻籠中養着一隻不能唱歌的麻雀。

每日黎明時，麻雀對獅子說：「同囚的哥哥！敬祝你明日福祚！」

掘坟墓者

有一次，我去埋葬了我已死的一個故我。掘坟墓者來和我說：「這許多人，到這裏來埋葬，其中我再喜歡你。」

我說：「你這句話，使我聽了，很舒服。但是請問你，爲什麼理由最喜歡我呢？」

他說：「因爲，他們來埋葬的時候，含淚哭泣而來，葬畢去的時候，也是含淚哭泣而去。祇有你來埋葬時，含笑而來，葬畢去的時候，也含笑而去。」

掘坟墓者

有一次，我去埋葬了我已死的一個故我。掘坟墓者來和我說：「這許多人，到這裏來埋葬，其中我再喜歡你。」

我說：「你這句話，使我聽了，很舒服。但是請問你，爲什麼理由最喜歡我呢？」

他說：「因爲，他們來埋葬的時候，含淚哭泣而來，葬畢去的時候，也是含淚哭泣而去。祇有你來埋葬時，含笑而來，葬畢去的時候，也含笑而去。」

掘坟墓者

有一次，我去埋葬了我已死的一個故我。掘坟墓者來和我說：「這許多人，到這裏來埋葬，其中我再喜歡你。」

我說：「你這句話，使我聽了，很舒服。但是請問你，爲什麼理由最喜歡我呢？」

他說：「因爲，他們來埋葬的時候，含淚哭泣而來，葬畢去的時候，也是含淚哭泣而去。祇有你來埋葬時，含笑而來，葬畢去的時候，也含笑而去。」

在殿階前

昨天傍晚，在大理石的殿階前，我看見一個婦人坐在兩個男子中間，這婦人的右頰發青，左頰差得暈紅。

有福之城

我年輕時，有人告訴我某處城中，人人都依着聖經生活。我說：「我必去尋那城去，享那城的幸福。以那城去的路是很遠的，我爲了我的旅行，預備了好多乾糧。走了四十天，我看見那座城了。第四十一天，我進了城。」

我看見全城的人，都是單隻眼單隻手的。我很詫異地問自己說：「他們住在這樣聖善的城中的人，祇是一隻眼一隻手麼？」

城中居民，看見我也很驚異，他們希奇我爲何有兩隻眼兩隻手，他們紛紛聚談的時候，我便問他們：「這座城便是幸福的城，人人都依着聖經生活的嗎？」他們回答說：「是的，這就是那座有福的城。」

我說：「到底有什麼災禍臨着你們，你們的右手和右眼那裏去了？」他們聽了我的問話，心中都有感觸，說：「你來看罷！」他們於是乎引我到一座

殿宇在城的中心，殿中我看見一大堆的手和眼，都枯乾了。

我說：「那一個征服你們，行這慘無人道之事？」他們發出嘆息之聲，其中一位長者起來說：「這是我們自己做的事，上帝使我們征服了我們自己心中的罪惡。」他領我上了大祭壇，衆人都跟我們去。他指給我看祭壇上刻着一句標語；我一看如下：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甯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裏。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甯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我於是乎明白了，我回頭來向衆人說：「你們中間一個雙眼雙手的男女都沒有嗎？」他們回答說：「沒有一個都沒有，祇有那些年紀太輕，不能讀聖經的人，因為他們不懂這個聖誡。」

我們出了殿門時，我立刻離開那有福之城，因為我年紀不太輕，我又能

讀聖經

善神與惡神

善神與惡神一天在山巔上相逢。

善神說：「老兄，敬頌日祉！」惡神不答。

善神說：「你今天很不如意麼？」

惡神說：「不錯，我今天很不如意，因為近來屢次有人看錯了我，以為我是你，用你的名字喚我，待我如同待你一般，這樣做，使我十分不悅。」

善神說：「但是我也曾經被人看錯了，以為我是你，用你的名字喚我。」

惡神於是乎去了，去時咒罵人類的愚蠢。

失敗

失敗！我的失敗！我的孤單，我的傲！你比千個成功更寶貴，在我心中，你比世界一切榮華更可愛！

失敗！我的失敗！我的自覺，我的倔強！從你——我纔知道我還是青春，我還能賽跑，我雙足還能疾奔；能乾枯的得勝，花冠，也不能欺陵愚陷我。在你——我纔尋着孤單冷靜，也得着被人躲避，被人輕蔑的歡欣。

失敗！我的失敗！我的甲冑！我光耀的寶刀！從你的眼睛中我學得真理。我知道：被人捧是被人奴了。被人懂得是被人拉着望低處跑；被人了解，便是滿足的時期到，像個已熟的菓子，將要跌下樹來被人吃了。

失敗！我的失敗！你是我大胆的伴侶！你將聽我的歌唱，我的疾呼，與我的靜謐，除了你以外，無人能說給我聽雙翼的飛聲，大海的濤聲，和深夜焚燒的

深山。獨有你將攀登我峻險的魂靈！

失敗！我的失敗！我不死的壯心！我與你和狂風疾雨一同歡笑，我與你一同掘成坟墓，把我們心中已死的葬埋。我和你在陽光中一同站立，一同立志。我和你要成驚天動地的事業。

聲，和被滅亡者的嘆息。」

「否！否！你不像我，瘋人啊！因爲你依舊把你的小自我看作你的同志。與你自己粗大兇暴的自我，都不能成爲知己。」

「我是像你，夜啊！苛而且惡。因爲我的胸中。點着在大海中被燒船隻的火燄，我的雙脣，浸濕在戰士腥血中。」

「否！否！你不像我，瘋人啊！因爲求姊妹般的同情的願望還在你心頭。你尙未能做自己的主人翁。」

「我是像你，夜啊！喜而且樂。因爲住在我影中的人正在新酒沈醉之中。跟我跑的女子，正甜蜜的放縱她的火慾。」

「否！否！你不像我，瘋人！因爲你的靈魂被七層錦紗包起，你的赤心不在你自己掌握之中。」

「我是像你，夜啊！耐而且濃。因爲在我胸間千對情人埋葬在枯吻的屍

衣中。」

「是嗎？瘋人！你真像我麼？你真像我嗎？你能乘大風如騎壯馬？掌雷霆如使寶刀？」

「像你，夜啊！像你，高而且大，我的寶座建在一大堆已傾覆的羣神身上。白晝經過我前，每次來吻我的衣襟，不敢抬頭望我的臉。」

「你真像我嗎？我最黑心腸的產兒？你能運用我不羈的思想，能說我無限的話語嗎？」

我能，我能，夜啊！我倆是孿生的弟兄。因為你把空間啓示給人們看，我把我的靈魂啓示給人們看。」

面臉

我會看見一副面臉，有千餘不同的容貌，我也看見一副面臉，祇有一個容貌，如同緊緊的安置在一個模型中。

我會看見一副面臉所罩的披紗，我能看透，看得見紗裏的醜陋。我也會看見一副面臉所罩的臉紗，我必須掀起，纔能看得見紗裏奪目的豔光。

我曾看見老的面臉，有許多縐紋，却毫無表示，我也曾看見平嫩的面臉，似乎深刻了一切人情世故。我知道面臉，因為我能看穿了我雙眼自己織成的網罩，看清楚網罩底下的實在。

更大的海

我的靈魂與我同到大海去洗浴。我倆到海岸時，遊行了半天，要尋找一個僻靜一點，可以藏身的地方。

我倆遊行時，看見一個人坐在灰色的岩石上，從口袋中撮鹽散入海中。我的靈魂告訴我：「這是一個悲觀者。我倆往別處去罷！我們不能在這個地方洗浴的。」

我倆於是乎往前走，直到了一個海灣。在那邊，我倆看見一個人站在雪白的岩石上，手中捧着一個珠嵌的寶箱，從寶箱中他撮糖投入海中。

「這是一個樂觀者。」我的靈魂說，「他也不可看見我倆的裸體。」

我們再向前行，在海灘上。我們看見一個人，把死了的魚拾起，溫柔的把他放回水中去。

「我倆不能在這人前裸浴。」我的靈魂說，「這人是一個慈善家。」

我們又向前走。這時候，我們看見一個人在海沙上——描畫自己的身影。大浪衝來，把他所畫的，沖洗了不留跡，然而他繼續地再畫。沖去一番，再畫一番。

「他是一個神祕主義者，」我的靈魂說，「我倆離開他吧！」

我倆再往前行。到了一個很安靜的海灣。看見一個人汲取海水濺成的涎沫，裝入大理石製的碗中。

「他是一個理想主義家，」我的靈魂說，「他決不可看見我倆的裸體。」
我倆依舊往前行。忽然間我們聽見呼聲，說：「這是海。這是深海。這是廣而且大的海。」我們隨呼聲走，踪跡着一個人。他的背向海，他拿着一個海螺，置在耳旁，潛心聽螺中嘆息的微聲。

我的靈魂說：「我們不要理他吧！他是一個現實主義家，他對於一切自

已不能了解的大全體，不敢正面對付，轉過身來，背向着他。對於零碎的局部，他非常的注意，忙煞了。」

我們又向前行。到了岩石中水草叢生的地方。看見一個人把自己的頭埋在沙中。我告訴我的靈魂說：「我們可以在這裏洗浴了，因為他不能看見我們的裸體。」

「否！否！」我的靈魂說：「這個人是最利害的，比其餘一切人更利害。因為他是一個清教徒式的禮教家。」

到這時候，我的靈魂滿臉愁容，聲音也十分愁慘。他說：「我們離開此地吧！因為在這裏找不着一個僻靜的，可以藏身的地方。容我倆裸浴。我不願意讓這風掀起我的美髮，也不願意在這種空氣中，袒露我雪白的酥胸，也不願意這種光線發現我神潔的裸體。」

於是乎我倆便離開這海，去找那更大的海了。

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向人呼喊說：「我願意被釘在十字架上！」人們說：「爲什麼你要把你的血歸在我們頭上呢？要我們負你死的責任呢？」我回答說：「你們如何能被高舉，除非釘死了一個瘋人？」於是乎人們聽我的話，我被釘死了。這釘死便了我的心願。

我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掛在天地之間，人們舉起頭來仰視我，他們於是乎被高舉了，因爲他們從來未曾舉起頭來。

但是他們正在舉頭來仰視我的時候，其中有一位喊着說：「你爲犯了什麼罪過，要用死來贖解脫？」還有一位喊着說：「你爲什麼大宗旨犧牲自己？」第三位說：「你想用這個代價來買世界的榮耀嗎？」第四位於是乎說：「看哪，他如何微笑！這樣的痛，能忘得了嗎？」

我對於他們一切衆人，如此回答：「請他們單記得我的微笑，我不是爲什麼罪過求懺贖——也不是爲什麼主義犧牲——更不是爲什麼榮耀——我也沒有什麼饒恕人的地方。我不過是渴了，我因此求你把我的血給我喝，因爲一個瘋人渴了，除非用他自己的血，有什麼可以止他的渴呢？我是啞了，我因此求你給我創傷以開口。我在你的白晝與黑夜中被囚困，因此我求開一個門，容我進入更偉大的晝夜……」

「我如今去了！如同已往別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樣去了。你們不要以爲我們人類，已經爲釘人在十字架上這件事厭倦了。因爲我們必須繼續地被更大更大的人所釘死，在更大更大的天地之中。」

天文學家

在殿宇蔭處，我和友人看見一個瞎子獨自危坐。我的友人對我說：「看哪！這是我們國內最聰明的人！」

我於是乎別了我的友人，到瞎子身旁向他請安，我倆於是乎相接談了。談了一些時候，我說：「請你原諒我的冒昧，我要請問你從何時起，瞎了眼睛？」從生來便瞎了。」他回答。

我又問：「你的才學，通那一門？」他說：「我是一個天文學家。」他於是乎把他的手拍他的胸說：「我觀察這一切太陽，月亮，和星辰。」

極大的心願

在此間，我坐在我的山哥與海姊之間。我們三個同是一樣的孤單。繫着我們三個的愛情是深的，強的，而且奇的。比我姊還深，比我哥還強，比我自己的奇瘋還奇。自從第一次灰色曙光發現，使我三個彼此相見以來，億萬年過去，又是億萬年了，我們雖然看見過多少世界發生，成熟，死去，我們三個却依舊是青年，依舊是奮發切望。

我們雖然是青年，雖然是奮發切望，然而我們依舊是獨身，依舊沒有配耦，雖然我們彼此半身不停的擁抱着，我們依舊未曾得安慰。長被約束之慾念，未經發洩之慾火，如何能得安慰？那裏有如火之神來暖我姊姊的寒衾？何來女潮可熄我哥哥的慾火？那個女人能來征服我的戀心？在夜間的沈寂中，姊姊睡夢中呼那未知的火神之名，哥哥也呼籲遙遠清涼的女神。但是我睡

中呼誰，我不知道……

在此間，我坐在海姊和山哥之間。我們三個都是一樣的孤單，繫着我三個的愛情是深的，強的，而且奇的。

一片草說

一片草對一張秋葉說：「你下來時，這樣喧嚷，把我的冬夢打散了！」秋葉忿怒的說：「賤生賤長的！無歌的，好怨的東西！你不住在空氣高處，你不知道什麼是歌聲！」

秋葉於是乎安臥在地上睡着了。春再來時，她又醒了。她醒時化爲一片小草。

秋又到了，冬睡臨着她身上了，在她頭上，空中滿是落葉。她自言自語的怨：「啊！這些落葉！這樣喧嚷！把我的冬夢衝散了！」

眼睛

一天眼睛說：「在這羣山容谷之外，我看見一座高山，被青霧罩着。看吧！這豈不是很美麗的高山？」

耳朵於是乎聽，他靜聽了半天說：「你說的山在那裏？我始終聽不見那山。」

手於是乎也發言了，他說：「我費盡力量去覺他，去摸他，却摸不着你所說的山。」

鼻子也說：「並沒有山，我嗅不見有什麼山。」

眼睛於是乎轉過來向別處看了。耳，鼻，與手互相接談，他們都討論眼睛的幻覺，他們齊聲說：「眼睛今天必定有病了！」

兩位學者

從前在古城阿富汗，有兩位學者，他倆彼此互相仇恨，彼此蔑視對方的學問。因為他倆一位是反對有神，一位是一個虔誠的信仰者。

有一天他倆在市場中相遇，在他們弟子面前起了爭論，一爭有神，一爭無神，爭了半天，他們分別了。

那一天晚上，不信神的學者，上殿宇去在神壇前俯伏，懇求神赦免他叛逆不信的生涯。同時那一位素來虔誠信仰神的學者，把他所有的信仰的經典燒了，因為他——却成爲一位不信神者了。

我憂愁的生日

我的憂愁生時，我十分謹慎的撫養他，用愛的溫柔看顧他。

我的憂愁如同百物一樣。長成了，康強，美麗，而且滿有奇異的快樂。

我倆互相戀愛，我的憂愁與我。我倆也愛我們環境中的天地。憂愁有慈愛的心，我也十分慈愛的款待我的憂愁。

我倆交談時，我與我的憂愁，我倆所過的白晝，是帶着翅膀能翔太空的。我倆所過的黑夜，是有好夢如錦帶般縈繞着。因為憂愁有極溜利的舌頭。我的舌頭對付憂愁也極有口才。

我倆同歌時，我的憂愁與我，鄰居都聚坐窗前靜聽。因為我們的歌，如海一般深，我們的音韻，滿有非常的迴憶。

我倆同行時，我的憂愁與我，人家用溫和的眼睛釘住看我，用十分甜蜜

的話交頭接耳輕輕的說，也有人看見我倆起妒心的，因為憂愁是偉大的，我也因與他同行，自覺可驕。

然而我的憂愁死了。如同百物一樣死了。只遺下我獨自沈思默想。

我現在說起話來，我的話語到耳，覺得是非常重笨了。

我現在唱歌，我的鄰居也不來聽了。

我在街上走時，也無人注視我了。

祇有在睡眠中，我聽見語聲，帶可憐的說：「看哪！這裏臥着一個人，他的憂愁，已經死了。」

我的喜樂的生日

我的喜樂生時，我抱他在手中，站在屋頂上大聲呼叫說：「我的鄰居，哪！來看哪！今朝我生了一個喜樂了。來看這個可樂的小兒，在陽光中歡笑的小寶貝。」

但是我的鄰居一個都沒有來，我真詫異極了。

月亮連圓了七次了，我在屋頂上繼續的宣傳我的喜樂，——到現在還沒有人注意我。我與我的喜樂，仍舊獨居，無人看顧，無人過訪。

我的喜樂，漸漸的失了血色，臉也蒼白了，覺得厭倦了。因為除了我以外，沒有別顆心保護着他的可愛，也沒有別的唇吻他的唇。

我的喜樂，於是乎因為不耐孤寂，便死去了。

我現在祇在記念我已死的憂愁，連帶的記着我已死的喜樂。然而記憶

如同一張秋葉，在秋風中微嚼片時，便永久沉寂無聲了。

完備的世界

迷路靈魂的神啊！在羣神中失蹤的神啊！求你垂聽。
和愛的命運，看護我們狂妄遊行的靈者，求你垂聽！

我住在一個完備的種族之中，我——這個最不完備的我。

我——一個人類的渾沌，星雲般的一大堆雜亂的份子。我却在已經完備的世界中行動。這世界中的人有完備的法律，有純粹的秩序，他們的思想都會經選擇好，他們的夢都會經整理安排好，他們的遠象都會經編成號碼註過冊。

他們的德行，神啊！也都曾經用尺量過的。他們的罪孽，也曾經用秤稱過的。就是他們在非罪非德的暗光中的一切無數小事，也都曾經記下編成彙刊的。

這裏日與夜，都分作行爲的節候，用絲毫不誤的規則嚴格地管束的。飲了，食了，睡覺了，把自己的赤體遮起來了，如此輪迴的做去，直到疲乏爲止。

工作，遊戲，唱歌，舞蹈，到了鐘聲報某點鐘，便去僵臥不作聲。想必得這樣想，感覺必得那樣感覺，看見了水平線上發現了一顆新的星辰，便不許思想，不許感覺。

用微笑去搶劫鄰居，用文雅的姿態一揮手送人禮物，謹慎的恭譽人，小心的督責人，用一個字毀滅了一個靈魂，用一口氣燒死了一個肉體，到了一日之工完畢時，把兩手洗得乾淨，覺得毫無過錯。

依規定的禮教去戀愛，用成見去款待最好的自我。

規規矩矩的拜諸神，用好巧的手段，去對付衆鬼。做了這一切以後，又忘記了一切！似乎記憶是完全死了。

幻想時也用主旨，攷慮時也須顧慮，快樂時必得和悅，受苦時必得莊重，這樣做完了，把今日之盃飲盡，預備明天好再裝滿他。

神啊！這一切事都用預先的攷慮孕成，用決心生出，用精密乳養，用規則管理，用理智指導，再後——用計畫好的方法把他殺死，把他葬埋。就是後來在他們靜默的墳墓，安設在人的靈魂中，也是有一定的號碼，有一定的標識。

這是一個完備的世界，這是一個至善的世界，這是一個至奇至妙的世界，這是上帝園中最熟的菓子，宇宙中最有能力的思想的結晶。

但是——我何必坐在這世界中？神啊！我是一粒碧綠的種子，一粒未曾滿足的私慾，不求東亦不求西的一陣狂風，已燒毀的星球的一塊碎片。

我爲何生在這樣的世界中？失路靈魂的神啊！在衆神中失蹤的神啊！我爲何生在這樣的世界中？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瘋人

二角

譯者 劉廷芳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處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角

ABC

3

17